

# 不再是 漫無目的的少年

I'm Not a Youth Without Living Goals

■ 文 | 江仁傑 臺北慈濟醫院 12A 病房護理師

我出生在鶯歌，一個純樸、安靜的地方。家中的小孩幾乎都是女生，也可能是這個原因，我的個性沒有像其他男生一樣的直率、剛強，反而多了幾分溫順、柔弱。

影響我最深的是爸爸，家中有四個孩子，但爸爸從不差別對待，都付出一樣的愛。爸爸個性隨和，只要我們做好決定，基本上都不會阻攔我們。可能也是太隨和了，導致我對未來沒有任何想法。在我邊讀書邊苦惱未來的時候，國中班導師遞給我一份「慈濟技術學院護理科原住民專班」的資料，說我是原住民，可以去考考看。

千里迢迢從鶯歌跑到花蓮吉安鄉慈濟技術學院（現「慈濟科技大學」），第一個想法是——居然比鶯歌還更鄉下，殊不知後來我就徹底愛上這個地方了。招生考試成功在一百個名額中搶到一個保障的名額，便把去花蓮當成我的第一志願。

對於一個從沒獨自離家的十五歲小孩來說，去花蓮無疑是巨大的挑戰。在那裡沒有家人可以叫你起床載你上課，沒有熟悉的朋友可以談心，第一年最辛苦，要



適應環境、同儕還有課業等壓力，不禁讓我落下男兒淚，埋怨著當初做的決定，想著乾脆休學回家算了。但想到爸爸媽媽擔心的樣子，就強忍著眼淚，咬牙撐過去，也就這樣變得更堅強，再艱難的實習，再艱難的報告，都順利完成。到了五年級，我選擇畢業考完護理師國考直接踏入職場工作。自負的我，沒有把國考當作一回事。考完放榜發現自己沒考上護理師執照，心裡充滿著懊悔，我只能帶著這分懊悔踏入臺北慈濟醫院。

因為沒有考到執照，所以得邊讀書邊上班。對一個剛踏入職場的新人來說，無疑增加了上班的困難度。



一邊要學習比書本更有挑戰性的臨床知識和技能，一邊要複習所有以前上課所教的，再加上我原本的個性偏內向也缺乏自信，與病人及學姊們溝通時，常常要先在腦海演練過，才能把一件事情表達出來。在邊考照邊上班時期真的非常難過，當時的張君瑜護理長很照顧我，能考上執照有一半的功勞要歸功於她。護理長督促我讀書，在臨床上很幫助我，還常常鼓勵我，讓我有堅持下去的動力。

成功考上執照之後，工作比較熟練，也融入了這個單位。正想著所有問題都解決了，卻迎來了令人震驚的新冠肺炎，而且我們單位出現第一位確診病例。

一連串的應變措施後，我們單位變成本院第一個專責病房，每個人都是第一次穿隔離衣抗疫，要克服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多很多；不能進食，不能上廁所，還要擔心確診的風險。在這樣高壓力的環境下，大家依舊撐著，一起渡過這些艱難的日子。

直到今年，大家一起撐過了三波的疫情，儘管我們有了過往的經驗，但要面對的時候還是有許多不確定性。一樣會緊張、會害怕，但只要想到大家都在一起努力，心裡就充滿著堅持下去的動力。

回顧這些年，從五專到職場，過程中有大大小小的困難，從怨天尤人到把困難當成歷練；從一個漫無目的的少年，長大學會了獨立，勇於接受任何事。不敢說自己有多厲害，但跟以前的自己比，我可以驕傲的說，自己已經長大了。☺